



偶然，放鬆一下

許家維在日本國立國際美術館

RELAX A LITTLE SOMETIMES

Hsu Chia-Wei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rt, Osaka

文 | 楊天帥

許家維作品《飛行器、霜毛蠅、逝者證言》於「旅人：為了踏上未知的土地」展場一景。（攝影／福永一夫；日本國立國際美術館提供）。

2月6日下午，我在大阪的日本國立國際美術館（The National Museum of Art, Osaka）建館40週年展「旅人：為了踏上未知的土地」（Travelers: Stepping into the Unknown）的幽暗展廳中，看許家維的作品。

那是一部四頻道錄像。我看了許多回，我想有約十回。每次長度為5至6分鐘左右。也就是說，我在四個屏幕環繞下幾乎坐了一個小時。嘗試問自己有甚麼感覺，但沒甚麼感覺。

不過我發現，每次畫面和旁白內容都不一樣，唯獨首段相同：「這裡甚麼都沒留下，裝置也已經廢棄。要說還有什麼在運轉的話，那就只有飛行器、霜毛蝠、和逝者證言。」旁述的身分似乎是個日本老兵，或代表著許多個日本老兵，作品沒有說明。他說：「我在四日市服務中，被派到第六海軍燃料廠。」但在四個屏幕中，哪個都沒有「我」的出現。此外也沒有四日市，也沒有燃料廠。四個畫面中，一個是一部飛行器在樹梢後方空中盤旋，一個是來勢洶洶的軍機群，一個有千百隻蝙蝠漫天飛舞，還有一個是蝙蝠倒吊著。這麼多蝙蝠，但蝙蝠到底和在四日市服務的這個人物有什麼關係？

後來我發現沒有關係，最少無「必然」關係。離開展廳後我翻查資料，網路說，在《飛行器、霜毛蝠、逝者證言》中，四個屏幕會亂數播放不同影像，並自19段獨白中配上任何一段。作品主題雖然環繞新竹海軍第六燃料廠遺址的事，但觀眾最終耳聞目睹甚麼東西，許家維完全交給「偶然」。

敘事、疏離與「放鬆」

網路還有許多關於《飛行器、霜毛蝠、逝者證言》的評論，因為作品

早於去年已在台北尊彩藝術中心舉行的許家維個展「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」中展出。我發現，評論者談論這件作品時，均不約而同指向許家維的敘事方法。如藝術家黃榮法便指：「敘事一直以來都是許家維作品的骨幹，而他對敘事方法的運用也在歷年來的創作實踐中變得越來越精準。《飛行器、霜毛蝠、逝者證言》……呈現了當事者因仙逝而無法出現的現實，更令他們的回憶變得更為空洞。」（編按1）評論人賴香伶則寫道：「許家維一向關注影像生成的開放性如何為創作提供新的可能。……隨機化的敘事構成，將如何改變影像生產，發展出新的敘事書寫和觀看方式，啟動觀者的自發性聯想和思考。」（編按2）

那時候我想他們是對的。畢竟許家維的作品一路走來，確實令人有探索敘事方式的印象。比如在其奪得2017年第15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的作品《回莫村》（2012），許家維就既讓村中孤兒負責拍攝敘事主角，又另設鏡頭拍攝那些正在拍攝的孤兒。在2015年的《廢墟情報局》，亦可找到鏡頭不拍敘事內容卻拍旁白錄音過程的作法。

回顧藝術史，這處理手法並非新事。劇作家布萊希特（Bertolt Brecht）就有其著名的「疏離效果」（Verfremdung），如安排戲劇演到半路，導演突然上台向觀眾解說。有別於傳統戲劇技巧追求觀眾投入，布萊希特不想觀眾投入，卻要反其道而行。因為他認為「抽離」可以幫助觀眾跳出現實生活，而唯有跳出現實生活，人們才能反思現實生活。布萊希特是二戰時期的德國人，因此「疏離效果」未嘗不可說是他對當時納粹暴行的政治回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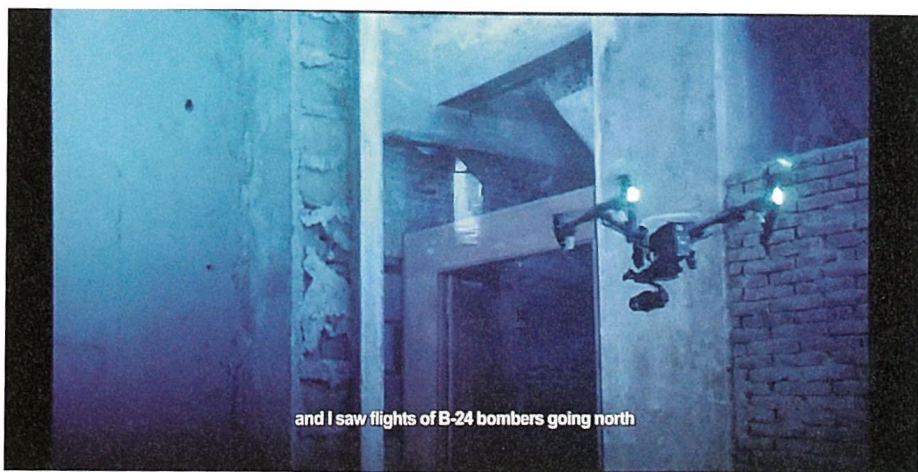
如是我認為，許家維的處理手法，亦應在背後具有某種政治性。觀展後三天我給他打電話。果然，電話中他說：「我的作品是講故事，但講故事有它危險的地方，比如說國族主義或者其他意識型態，它們也是透過講故事來宣傳的。如果我也是講故事，我跟它們怎樣才可以不一樣呢？」

對這問題，他的答案是兩個字：「放鬆」。

「放鬆，意思有點像是『打破刻板印象』。藝術不是說『甚麼才是正確』的，因為那只會變成另一種刻板印象。藝術應該是要『放鬆』甚麼。我想要做的，是把原來在一個固定詮釋框架下的記憶『放鬆』，讓它產生更多不同討論空間。」

掛線後，我想了一段時間，然後給許家維寫信。信中我說，對他的作品沒有多大感覺。我說這很可能是他所希望的，因為某種意義上，「疏離效果」本身就反對觀眾產生強烈的、不理性的情緒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我說看作品後覺得很感動，反倒算是藝術家的失敗了。

信中我還坦白說，對其「放鬆論」不敢苟同。因為對作為香港人的我而言，面對不擇手段、限制言論自由的中共政權，沒有甚麼好放鬆的。香港人說六四死傷無數，共產黨說沒有死傷，你要怎樣放鬆呢？在這爭議



許家維作品《飛行器、霜毛蠅、逝者證言》於展出現場一景。(攝影／楊天帥)

下，放鬆是無稽的。這不僅是因為雙方物質權力本身嚴重失衡，也是因為許多事情並不是意識型態問題，而是事實被歪曲的問題。

不過，我也意識到，我對「放鬆論」的不滿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生於這個年代的香港。如果一個台灣人告訴我，他的觀點與我不同，我想我能夠理解，畢竟不是誰都活在指鹿為馬的社會裡。

許家維收信。他告訴我，兩週後將要到日本工作，到時我們可以面談。

他來日本是為水戶藝術館(Art Tower Mito)的展出作品做準備。此外同期在東京的歌德學院，他還有另一件作品展出。我們的見面，就相約在歌德學院舉行的開幕酒會前。這就是許家維，年僅 35 歲，已曾在

台灣、荷蘭、德國舉辦個展，聯展足跡更遍及西班牙、香港、美國、法國、波蘭、立陶宛等。開始頻繁在日本露面，則是最近一兩年的事。

邊緣地帶偶然「放鬆」

見面後，他再次向我詳細解釋「放鬆論」的因由。這一次，許家維特別強調它的台灣語境。他解釋說，其近年作品當中不少——在台灣的語境下——其實均「不太政治正確」。

「現在台灣主流比較傾向講獨立。台灣年青人，我們叫做天然獨嘛，就是你生來就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。」

「這個論述路線把國民黨視為一個外來政權，只是接替日本的，所以很多談台獨的人都會從日本時代談起。」

「我的作品也有許多是跟日治時期有關的，但同時我也希望能夠保持一種距離、一種擔心。比如說談台灣的主體性，我覺得我沒辦法直接去談『台灣是甚麼』，因為用這樣的方式，你會進入一種封閉的狀態，那具有很強的排他性。」

許家維以 1970 年代的「鄉土文學論戰」為例，指台灣曾經有很長一段時



許家維 | 神靈的書寫 雙頻道錄像裝置 9' 45" 2016 藝術家提供



許家維 | 回莫村 單頻道錄像裝置 8' 20" 2012 藝術家提供

間，左派和台灣本土論述結盟，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敵人：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型態。然而，半世紀後的今日，國民黨不再是「官方」，主流轉向台獨，於是對許多獨派而言，左派又變成敵人了。「談左派思想、談革命，都成了政治不正確，有些左派甚至被打為『落水狗』。這想法有些危險，因為它談的台灣是牢不可破的、很封閉的、沒辦法接受左派思想的，或者沒辦法接受新移民、從大陸來的老兵。」

「正因為我們的對手國民黨是這樣（封閉），所以我們不能跟他們用同一種方法。」

「我的創作，一直在拿捏這一點。」

因此許家維說，2011 年他在馬祖做的《鐵甲元帥》、2012 年開始在泰緬邊境做的「回莫村計畫」，都有別於當下台灣政治主流。馬祖沒有經歷過日治時期，「所以（台獨那套）日治時期論述，在那裡行不通」；《回莫村》的主角，國民黨孤軍，則雖反對中國共產黨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們自認所屬的中華民國，卻是「曾經在大陸的中華民國，而不是今日在台灣中華民國」。

「這些都不是談台灣主體性時會提到的，它們都很邊緣。」許家維說。所以他要把這些話題提出來，從而「放

鬆」台灣現時封閉的主體論述。

許家維的話讓我明白，在台灣「放鬆」論述的意義。然而我還想知道為何「放鬆」的工作要由藝術家去做。我問他，對他來說，這是藝術家的政治責任，抑或純粹是其美學追求？

許家維答說，這不是藝術家的政治責任，他不認為個人政治立場應該與藝術創作混為一談。至於美學追求，「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美學追求」，他說。因為他並不是先認定「放鬆」為「美」，再透過創作實踐這種「美」的，而是，先有創作，理論才後來補上。有點像抽象畫家，先在畫布大筆亂揮，然後才站在畫布前思考，給作品取題。

那麼你的創作又從何而來？我問。

「我很多作品都是巧合。」他說。「巧合很重要。比如『鐵甲元帥』，起初我只想找個島拍片，也不知道拍甚麼，想在島上設個卡拉 OK 舞台，找個老人唱演歌甚麼的。於是我去了馬祖，覺得龜島很漂亮，適合拍片，申請時才發現那是『鐵甲元帥』管轄的地方，後來再發現那地方沒有經歷過日

治時期……就是那些巧合，令我將作品繼續發展下去。」

「所以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好說要做某個議題的。創作，比較像我的個人經驗。我遇到不同的人、事、物，遇到很多巧合，再慢慢發展出來……一個接一個的巧遇，對我的創作過程很重要。」

許家維說，他在大學讀書時本來是畫畫的，弄了好些日子才發現自己不是「能夠待在工作室畫好幾個小時的個性」，反而在工作中遇到甚麼人、甚麼事，才讓他感到真正興奮。他追求這些巧遇給他的新發現，追求這些新發現打翻他的舊想法。

我問他，會不會有一日，他的「放鬆論」亦被一併打翻？

他得想一會才回答。

「有可能呀。我的每個階段都在變，方法都在變。2012 年之前的作品，很多都是談影像上的事情，比如影像跟聲音之間的關係等。2012 年開始，我慢慢覺得只談影像，跟現場還是很有距離，所以又開始將拍攝當做一個行動來思考……」

「放鬆……只能說是現階段的想法。」他說。

編按 1 黃榮法，〈許家維：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〉，2017.06.27，見「Artforum 藝術論壇」網站◎ <http://artforum.com.cn/archive/search=%E5%8F%B0%E6%B9%BE%E6%80%BB%E7%9D%A3%E5%BA%9C%E5%B7%A5%E4%B8%9A%E7%A0%94%E7%A9%B6%E6%89%80/10679> (2018.03.15 擷取)

編按 2 賴香伶，〈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〉，2017.08.02，見「台新藝術獎 ARTalks」網站◎ <http://talks.taishinart.org.tw/juries/1h/2017080104> (2018.03.15 擷取)

「旅人：為了踏上未知的土地」
(トラベラー：まだ見ぬ地を踏むために)



2018.01.21 - 05.06



日本國立國際美術館